

网络流行语对青年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影响及 应对策略

——基于生成逻辑的考察

刘嘉仪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3日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和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 网络流行语应运而生, 并成为当代青年表达社会心态与价值诉求的重要符号, 呈现出多维表征。坚持唯物史观剖析, 其生成逻辑本质上是青年所处社会存在与结构性压力在观念层面的客观反映, 并受到资本逻辑推波助澜与话语影响力隐性争夺的深层动因驱动。运用唯物辩证法审视, 这一网络亚文化现象对青年社会主流价值认同产生了双重影响: 既潜藏着消解整体性叙事、筑起认同壁垒的解构风险, 又为精准映射青年思想动态提供了现实契机。面对认同隐忧, 必须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 构建科学的应对策略: 通过推进主流话语的“青年化”转译、强化网络空间的资本规导与算法治理, 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切实回应青年关切, 从而不断强化当代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

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 社会主流价值认同, 生成逻辑, 双重影响, 应对策略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Slang on the Recognition of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among Young People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Generative Logic

Jiayi Liu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ne 2,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3,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network catchwords have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for contemporary youth to express their social mentality and value demands, showing a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Adhering to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s generational logic is essentially an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existence and structural pressure of young people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and is driven by the deep-seated motives of capital logic and implicit competition for discursive influence. By applying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is phenomenon of online subcultures has a dual impact on young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it not only carries the risk of deconstructing holistic narratives and building identity barriers, but also provides a realistic opportunity for accurately mapping the ideological dynamics of young people. In the face of hidden concerns about identity, it is imperative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solving ideological problems with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onstruct a scientific response strategy: by promoting the "youthfulness" translation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strengthening capital regulation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n cyberspace, and effectively responding to youth concerns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thereb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contemporary youth's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Keywords

Internet Slang,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Generative Logic, Dual Impact, Coping Strate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伴随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然成为当前价值观碰撞与话语影响力博弈的最前沿核心场域。当代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其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与价值观念正深受网络媒介的深刻重塑[1]。近年来,“躺平”、“内卷”、“emo”、“YYDS(永远的神)”等网络流行语在青年群体中迅速传播。这些词汇不仅仅是网络空间的语言狂欢与碎片化表达,更是当代青年面对特定社会结构与生存压力时,其社会心态与群体情绪的“镜像折射”[2]。这种极具色彩的网络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主流价值产生碰撞与张力,给新时代社会主流价值的引领与凝聚工作带来了全新的现实挑战。探讨网络流行语与青年价值观认同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网络价值观生成机理的认知,丰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时代内涵,更能透过流行语的表象洞察青年真实的思想动态,助力社会主流价值跨越“信息茧房”,精准强化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同[3]。

当前,学界围绕网络流行语与青年价值观的关系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侧重分析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演变、传播机制及其对青年身份建构的影响或者集中探讨网络流行语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较少深入剖析网络流行语生成逻辑及其背后的深层机理。基于此,本文拟以“躺平”、“内卷”、“emo”等典型青年网络流行语为切入点,遵循“现象剖析-生成机理-影响研判-应对策略”的逻辑框架,深度剖析其在当代青年群体中流行的生成逻辑,探讨其对青年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双重影响,并试图构建网络流行语语境下加强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策略,以期为新时期网络价值观治理提供有益的学术参考。

2. 网络流行语的生成语境与多维表征

网络流行语是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所催生的一种新型网络交际用语，是网民参与社会事件、引导社会舆论、获取身份认同的一种语言工具，其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从空间的多维扩展到主体的交互加持等系列变化，并逐渐具备了社会群体化的标志。网络流行语绝非凭空产生的语言狂欢，而是特定社会存在在网络空间的符号化映射[4]。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深水区，青年群体在升学、就业、婚恋等现实领域面临着结构性的压力与挑战。在此生成语境下，网络流行语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交际工具，而是演变成了承载青年群体价值诉求、情绪宣泄与身份建构的复杂文化复合体。透视当前纷繁复杂的网络话语景观，可以发现青年网络流行语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出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多维表征，对其进行分类剖析，是把握青年价值观动向的逻辑起点。

2.1. 情绪宣泄与防御机制：现实压力下的“丧文化”表征

近年来，“内卷”、“躺平”、“emo”等带有明显“丧文化”色彩的流行语在青年群体中呈爆发式传播。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视角来看，这种话语体系本质上是青年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群体性焦虑与无奈的现实情绪([1], p. 156)。

具体而言，“内卷”一词精准描绘了青年在有限资源下被迫参与低效、同质化竞争的“自我剥削”状态；而“躺平”则是青年面对无法突破的结构性困境时，采取的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防御性姿态，是对传统“奋斗话语”的无奈抵抗；“emo”则成为承载日常挫败感的情绪容器[5]。这些“丧文化”流行语的本质，并非青年真正彻底的颓废与虚无，而是他们试图通过语言的自嘲与解构，来为主体在高压的现实社会中寻找一个情绪缓冲的“安全阀”。它们作为一种隐性的话语抗争，真实反映了青年在现实物质利益诉求受挫后，向网络虚拟空间寻求心理代偿的社会心态[6]。

2.2. 语境消解与情感碎片：消费主义下的“泛娱乐化”表征

在数字媒介和消费主义的双重裹挟下，除了宣泄压力的“丧文化”，当前网络流行语的另一大显著特征是“泛娱乐化”[7]。如今在青年的网络社交中，“YYDS”、“绝绝子”等夸张、戏谑的词汇十分常见。这类词汇往往短小精悍、自带“梗”属性，迎合了青年人在快节奏生活下追求轻松、好玩、彰显个性的心理诉求。

从价值观的视角来看，使用这类“泛娱乐化”词汇，不但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青年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而且正在无形中消解着严肃的社会语境。当面对复杂的社会热点甚至严肃的政治、历史议题时，部分青年不再倾向于进行深度的逻辑思考和理性探讨，而是简单粗暴地贴上一个“YYDS”或“绝绝子”的情绪标签。这种碎片化的表达，看似是语言的狂欢，实则反映出一种回避深刻、追求即时情感宣泄的倾向。

2.3. 圈层固化与边界重塑：符号化交互下的“身份认同”表征

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使得当代青年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空间中寻找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群体，从而自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层”。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流行语不仅是青年交流的工具，更是他们用来区分“自己人”与“圈外人”的独特符号。

青年群体通过创造、使用特定的流行语，在庞杂的网络空间中快速识别“同类”，划定“自己人”的边界[8]。懂不懂某个流行语，成为了能否进入某个网络社群(如饭圈、电竞圈、二次元圈)的门槛。这种基于流行语构建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为处于现实困境的青年提供了虚拟的群体归属感和情感羁绊[9]；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信息茧房”效应。不同圈层拥有各自独立的话语体系，彼此之间形成

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话语壁垒”。

青年网络流行语在丧文化、泛娱乐化与圈层化三个维度的现实表征，构成了当下网络空间复杂的话语图景。这不仅是语言现象的更迭，更是青年群体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价值观演变的微观缩影。

3. 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机理与深层动因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1], p. 22)。网络流行语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青年群体在虚拟空间中的无病呻吟。透过“内卷”、“躺平”、“emo”这些喧嚣的词汇表象，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现实矛盾、资本运作逻辑以及青年群体的心理防线。只有将其置于新时代社会转型的宏大场域中进行溯源与剖析，才能真正把握这些流行语风靡的内在机理与深层动因。

3.1. 现实根源：社会存在与结构性压力的客观反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分析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代青年创造并频繁使用某些特定的网络流行语，归根结底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物质困境与结构性压力在思想观念上的客观反映。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青年对未来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然而，现实的社会存在却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优质教育资源、就业岗位相对有限的背景下，青年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这就是“内卷”一词最初能够引发强烈共鸣的现实土壤。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概念，而是青年在考研、考编、职场晋升中，被迫参与低效、同质化竞争时，感受到那种“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真实痛点[10]。

当这种高强度的竞争常态化，且青年发现凭借个人努力越来越难以实现阶层跨越时，一种无力感便油然而生。于是，“躺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应运而生。这并不是说青年真的放弃了奋斗，而是他们在面对房价高企、工作 996 等难以逾越的现实大山时，为了保护自我免受过度消耗，而采取的一种“降低欲望、减少行动”的防御性姿态。因此，这些带有“丧文化”色彩的网络流行语，本质上是结构性社会矛盾在青年心理上的投射。它们像一面镜子，客观而锐利地照出了当代青年在物质层面和发展空间上遭遇的真实困境。如果不正视这些作为“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就无法真正理解流行语背后的情绪重量。

3.2. 媒介推手：资本逻辑与算法机制的推波助澜

如果说现实的生存压力是网络流行语产生的“火星”，那么资本逻辑和算法机制就是让这把火在全网蔓延的“鼓风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网络平台并非中立的技术容器，而是受资本增殖逻辑支配的商业场域。

在“流量即金钱”的互联网经济时代，资本的终极目标是最大化地吸引和留住用户的注意力。什么样的信息最能吸引眼球？往往不是理性的说教，而是能够强烈刺激人情绪的内容。资本敏锐地捕捉到了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焦虑、迷茫等情绪痛点，于是通过平台机制，将原本属于特定小圈子的词汇推向大众视野。各种自媒体大 V、营销号为了博取点击量，开始疯狂制造和炒作与这些词汇相关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的真实情绪被资本异化为了可以变现的“流量商品”。更隐蔽的是算法推荐机制在其中扮演的推手角色。算法通过收集用户的数据，精准地向青年推送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带有负面情绪标签的内容。这种“投其所好”的推荐，人为地制造了“信息茧房”[11]。

以 2019 年前后实现全网传播的“打工人”流行语为例，其话语意义的演变完整呈现了从民间自发表达到资本商业收编的全过程，清晰印证了资本逻辑与算法机制在流行语传播中的推波助澜作用。

第一阶段为自发生成期。“打工人”最早源自网络社群的用户自发创作，最初是青年劳动者对自身职场处境的自嘲式表达[12]。其核心内涵是对普通劳动者身份的自我确认，是青年在现实劳动场景中寻求身份共鸣的话语符号，此时尚未沾染商业属性，也未突破小众圈层。第二阶段为资本挪用期。随着“打工人”的传播热度与情绪共鸣度显现，互联网平台、品牌商家与自媒体迅速捕捉到其流量价值，开始主动进行商业化挪用。第三阶段为意义流变期。在算法推荐机制的持续放大下，“打工人”一词突破圈层实现全网传播，其原本的批判属性与抗争意味被逐步稀释。经过商业包装与媒体二次传播后，“打工人”逐渐演变为泛指所有劳动者的中性称谓，甚至衍生出“打工人加油”等励志化表达，原本指向劳动权益、阶层困境的深层诉求被简化为个体层面的情绪抚慰，最终完成了从“话语抗争”到“流量消费品”的意义转向[13]。

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流行语的传播绝非单纯的民间自发过程，资本的商业收编与算法的流量放大始终深度参与其中，持续重塑着流行语的内涵与社会影响。

3.3. 心理动因：情绪慰藉与青年话语影响力的隐性争夺

除了客观的现实压力和外部的媒介推手，网络流行语的盛行离不开青年群体内在的心理诉求。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行动主体，青年创造和使用流行语，不仅是为了宣泄，更是在网络空间中寻求情绪慰藉，并隐性地争夺属于自己的话语影响力。

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快节奏、原子化的生活状态下，许多青年在现实中面临着情感支持系统缺失的问题。网络流行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抱团取暖”方式。当他们用“绝绝子”、“YYDS”来表达喜爱，或者用“打工人”来自嘲时，其实是在发出一种寻找同类的社交信号。这些共同使用的词汇，在无形中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情感共同体，让青年在虚拟世界中找到了现实中匮乏的群体归属感和心理安慰。

另一方面，这也是青年对传统严肃话语体系的一种温和反抗。长期以来，主流社会的表达方式往往是宏大的、严肃的、自上而下的。而成长于网络时代的青年，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作为主流话语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接地气、反崇高、充满戏谑感的语言体系，来解构那些让他们感到沉重或遥远的传统权威。例如，用“打工人”替代传统的“劳动者”称呼，就是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消解了整体性叙事中的悲壮感。这种现象表明，青年正在用自己发明的流行语，试图打破传统严肃话语的垄断，在网络空间中开拓出一片能够由自己定义、自我表达的话语领地。这也是当前社会主流价值引领工作必须高度关注的话语影响力争夺新动向。

为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印证上述生成逻辑，本研究选取 12 名涵盖在校大学生与一线城市青年白领的受访对象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围绕“内卷”、“躺平”等典型流行语的使用场景、情绪动因及对自身价值判断的影响展开交流。访谈发现，青年对这类话语的使用均直接锚定各自面临的现实竞争压力，其背后的情绪宣泄、群体共情与身份建构诉求十分突出；不同生存处境的青年在话语偏好与价值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也为下文系统分析网络流行语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双重影响提供了经验基础。

4. 网络流行语对青年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双重影响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网络流行语作为当代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对青年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影响绝非单一维度的线性作用，而是一把复杂的“双刃剑”[14]。一方面，在其野蛮生长的过程中，泛娱乐化与圈层化的倾向确实给社会主流价值的凝聚力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解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剥开其戏谑的表象，这些流行语也为我们精准把握青年思想脉搏、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现实契机。

4.1. 解构风险：泛娱乐化对整体性叙事的价值消解

当前，网络流行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万物皆可娱乐”。这种泛娱乐化的表达倾向，正在潜移默化地消解着社会主流价值的严肃性与崇高感，构成了当前价值观领域的一大隐性风险。

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下，各类系统化的社会价值理念都具备严谨完整的内在逻辑。然而，当青年群体习惯于用“YYDS”、“绝绝子”等高度浓缩、情绪极端的词汇来替代深度的逻辑思考时，语言本身的厚重感就被剥离了。这种碎片化、戏谑化的表达方式，使得原本严肃的社会政治议题被降格为供人消费的娱乐符号[15]。

部分网络推手或无知网民，为了博取眼球，擅自运用低俗的流行语解构庄严的历史事件等。在娱乐至死的网络氛围中，青年群体如果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解构，就容易丧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崇高的基本判断力。长此以往，个体稳定的价值认知与社会共识认同，容易在过度娱乐化的调侃与消费氛围中不断淡化。这不仅关乎青年的个人思想健康，更直接威胁到国家价值观的整体安全。

4.2. 认同壁垒：圈层化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受众割裂

如果说泛娱乐化侵蚀了社会主流价值的“内容”，那么网络流行语的圈层化特征则直接阻断了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渠道”。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流行语，本质上是一种高度排他的“社交密码”。不同的青年群体依托共同的兴趣爱好(如电竞、二次元、追星等)，创造并使用只属于自己圈子的专属词汇，从而在庞杂的网络世界中划定出清晰的“我们”与“他们”的边界。这种基于流行语构建的“信息茧房”，虽然在内部强化了圈层认同，但在外部却筑起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话语壁垒。

对于社会主流价值教育而言，其核心诉求是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然而，当青年群体长期沉浸在各自封闭的话语圈层中，习惯了同质化信息的自我循环时，那些自上而下的、使用传统规范语言的主流宣传和思政教育，往往难以穿透这层厚厚的“茧房”。主流话语在面对圈层内的青年时，常常面临“传不进去、听不明白、无法共情”的失语尴尬。更为危险的是，在相对封闭的圈层结构内，一旦出现某些涉及社会公平、就业压力的敏感话题，那些带有负面情绪的流行语(如“躺平”、“内卷”)极易在内部产生共振，引发非理性的群体极化现象，从而在青年群体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撕开难以弥合的情感裂痕[16][17]。

4.3. 现实契机：真实诉求对青年思想动态的精准映射

尽管网络流行语带来了诸多解构风险，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决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其视为必须彻底清除的“洪水猛兽”。辩证地看，流行语在客观上充当了当代青年释放现实压力的“情绪减压阀”，更为我们透视青年的真实思想动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准“晴雨表”[18]。

流行语的每一次出圈，都是青年群体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心态的集中爆发。青年之所以热衷于创造和传播“躺平”、“打工人”等词汇，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的求学、就业和住房等问题上面临着真实的困境。与其指责这些词汇消极负面，不如将其视为青年向社会发出的“求救信”或是对资源分配合理性的深层追问。当大量的青年在网络上自嘲为“内卷”中的失败者时，这就为社会主流价值引领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现实切入点：它清晰地标示出了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难点与痛点所在。

只有承认这种真实情绪的合理性，不居高临下地进行道德说教，社会主流价值才能在理解与共情的基础上，与青年群体建立起真正的对话机制。流行语的活跃，说明青年依然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与表达欲。如果我们能够巧妙地转化这些流行语背后的势能，将其作为改进社会治理、回应青年关切的现实契机，就能化被动为主动，在破除“话语壁垒”的过程中，重塑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深层认同。

5. 网络流行语视域下强化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对策

面对网络流行语的复杂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解决价值观问题决不能脱离现实基础。强化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也不能仅凭单一的理论说教，而是必须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根本原则[19]。具体而言，可从话语转换、空间治理与引导建设和共情引导三个层面，探索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5.1. 话语转换：推动社会主流价值的“青年化”转译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当下，若依然沿用居高临下、刻板严肃的公文式语言向青年进行单向灌输，不仅难以引发共鸣，甚至易激起逆反心理。欲利用流行语强化政治认同，首要在于话语方式上放下身段，主动贴近青年群体。

主流宣传与思政教育工作应当善于“借力打力”，从海量的网络流行语中筛选、吸纳那些积极向上、充满时代朝气的词汇。例如，在赞誉抗疫英雄或消防员时，使用“最美逆行者”往往比传统的说教式表述更具情感冲击力；在开展教育时，借用青年自发创造或广泛认同的词语，能迅速拉近宏大历史与青年个体情感的距离。这种话语转换，并非盲目的迎合，而是用青年听得懂、易接受的“网言网语”重新转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青年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20]。只有当主流声音变得有温度、接地气时，青年才会发自内心地去倾听和认同。

5.2. 空间治理与引导建设：强化网络空间的资本归导与算法治理

价值观引领工作是一项极为现实的空间治理与引导建设工作。青年群体中蔓延的“丧文化”，往往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问题，而是与其身处的网络环境及资本、算法的深度干预密切相关。因此，强化价值观认同，必须牢牢掌握网络核心场域的主导权。

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逐利逻辑对网络生态的负面影响。部分网络平台为获取流量，存在恶意炒作“内卷”、“躺平”等情绪化词汇的倾向，甚至提供解构严肃历史的泛娱乐化内容。对此，相关部门必须强化平台监管，依法限制资本对不良情绪的恶意营销。

另一方面，需从技术层面打破“信息茧房”[21]。当前的算法推荐机制往往迎合受众的即时情绪，极易导致焦虑信息的闭环传播，使得主流正面声音难以有效触达。深化空间治理与引导建设的关键，在于将社会主流价值嵌入算法逻辑之中。通过算法纠偏与优化，确保有深度、有营养、弘扬正能量的优质内容能够精准推送到青年的终端屏幕上。只有拓宽主流话语的传播渠道，才能引导青年走出狭隘的流行语圈层。

5.3. 共情引导：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回应青年的现实关切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表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开展青年思想工作必须确立一个基本认知：仅依靠语言上的“话语转换”和网络上的“核心场域管控”是远远不够的。若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持续面临巨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任何悬浮于半空的话语引导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真正的“共情引导”，要求深入剖析“躺平”、“内卷”等流行语背后的深层病灶，正视并着力解决青年真实的民生痛点。青年对“内卷”的抱怨，实质上是对单一评价体系和过度消耗性竞争的抗议；对“打工人”身份的自嘲，实则是对更加公平的劳动权益保障的呼唤。因此，强化政治认同最根本的路径，在于通过深化社会改革，从根源上化解青年的生存焦虑[22]。这要求全社会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打破“唯学历论”；严格规范劳动市场秩序，坚决纠治违规的“996”加班现象，切实保障青年的休息权与发展权；同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缓解青年的生活成本压力。

只有通过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让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信个人的奋斗能够获得合理回报,孕育消极社会心态的现实土壤才会被彻底铲除。建立在现实获得感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才是最为坚实的价值观认同。

5.4. 应对策略的潜在风险与实践反思

上述引导路径在实践推进过程中,可能面临多重现实风险与执行偏差。唯有充分预判风险、尊重青年主体性,才能避免引导效果走向反面,实现价值引领的良性效果。

生硬套用网络流行语、刻意模仿青年表达的话语转译,极易被青年识别为“官方收编”与“刻意讨好”,反而引发逆反心理,削弱主流价值话语的公信力。部分宣传内容为追求“年轻化”,过度娱乐化消解了价值内核,最终陷入“形式大于内容”的尴尬境地。同时,若对青年现实关切的回应仅停留在话语层面,未能转化为切实的政策落地与问题解决,反而可能因预期落差加剧青年的负面情绪,进一步消解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单纯的口号式关怀无法替代实际的权益保障。

对此,话语转译应坚持“共情优先、适度借用”的原则:核心不在于模仿青年的语言形式,而在于理解青年的思维逻辑与情感诉求,用青年能够共情的叙事传递价值内涵;同时,也应建立青年诉求的常态化反馈与参与机制,在就业、教育、住房等相关政策出台前,充分吸纳青年群体的意见建议,将“自上而下的回应”转化为“双向互动的共建”。通过切实的制度优化保障青年发展权益,让青年在真实的获得感中建立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深层认同。

6. 结语

青年网络流行语的繁荣绝非偶然的文化泡沫,而是当代青年在特定社会转型期与数字媒介环境中生存状态的真实镜像。透视其生成逻辑,从“内卷”、“emo”的现实焦虑到“躺平”的防御姿态,再到“YYDS”的符号狂欢,这些充满张力的话语体系既是青年群体自我调适的情绪“减压阀”,也潜藏着消解整体性叙事、筑起认同壁垒的价值观风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表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面对网络流行语对青年社会主流价值认同带来的双重影响,新时代的价值引领工作必须摒弃居高临下的单向说教与简单粗暴的机械管控。

破解网络流行语带来的认同隐忧,构建科学的应对策略,决不能仅停留在表层的话语交锋上。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话语体系上推进社会主流价值的“青年化”转译,在网络核心场域上强化资本规导与算法治理,更要将价值引领的落脚点深扎于现实的泥土之中。只有真正直面青年在升学、就业、生存发展等方面的切身痛点,用公平正义的改革发展成果切实回应其现实关切,才能从根本上瓦解消极社会心态滋生的物质土壤。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网络空间的主体。社会主流价值与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关系,绝非零和博弈的排斥,而应是在理解中包容、在共情中重塑的良性互动。归根结底,强化青年社会主流价值认同,是一场关乎人心向背的话语影响力博弈。网络空间中那些满载焦虑的流行语,终将被时代洪流中昂扬向上的青春强音所取代。在当下社会发展进程中,只有坚守“思想引导与现实问题解决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思路,才能有效把握网络价值传播方向,稳固青年深层的价值认知与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运迪.从年度“青年十大热词”看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发展[EB/OL].澎湃新闻.2025-03-1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363033,2026-06-15.
- [3] 李彪.中国网络流行语演化20年:机理、规律与转向[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1):106-115.

- [4] 周琪, 宋文静. 代际与融合: 青年流行语的多维透视与建设路径[J]. 青年学报, 2025(4): 85-91.
- [5] 罗敏, 支庭荣. 青年“青丧”文化的话语生成与情感实现[J]. 当代青年研究, 2019(4): 57-63.
- [6] 董扣艳. “丧文化”现象与青年社会心态透视[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11): 23-28.
- [7] 乔睿. 严肃议题娱乐化背后的网络话语扩散与重构——基于“PUA”及其衍生词的批判性话语分析[J]. 新媒体公共传播, 2025(2): 135-151+259.
- [8] 李惊雷, 齐宇辰. “新部落主义”视角下研究生圈层流行语交往行为研究[J]. 教育传媒研究, 2025(4): 50-59.
- [9] 成杰, 林仲轩, 罗炜. 消失在流行语中的“打工人”: 网络时代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话语建构[J]. 新闻大学, 2022(9): 73-88+119-120.
- [10] 荣婷, 左川冀. 偏差与归一: 青年自我身份认同的话语修辞——基于“内卷”网络流行语的幻想主题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6): 158-168.
- [11] 漆亚林. 引入网络流行语: 媒体话语的生成模态与规范路径[J]. 新闻战线, 2024(6): 70-72.
- [12] 王美, 李海旭, 杨紫蕊. 基于 BCC 语料库的网络流行语研究——以“干饭人”与“打工人”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3(5): 1943-1949.
- [13] 程德兴, 叶子辉. 当代青年的职业身份定位、认同逻辑及其历史比较——以网络流行语为分析对象[J]. 青年探索, 2021(6): 79-87.
- [14] 刘伟兵. 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及应对研究[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4, 10(1): 59-68.
- [15] 张丽娜, 吴琼. “泛娱乐化”的叙事图景、实质剖析与规约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 2023(3): 125-131.
- [16] 荆德亨. 青年“精神内耗”的多维透视及其应对策略[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12): 87-92.
- [17] 覃鑫渊, 代玉启. “内卷”“佛系”到“躺平”——从社会心态变迁看青年奋斗精神培育[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2): 5-13.
- [18] 何博, 李春江. 让网络“梗”文化传递正能量[N]. 河北经济日报, 2025-11-06(011).
- [19] 梁云云. 流行语传播对高校思政教育话语的影响及优化[EB/OL].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5-06-12. https://cssn.cn/skgz/bwyc/202506/t20250612_5878813.shtml, 2026-06-15.
- [20] 刘宇, 王欣剑. 从个体到集体: 青年打卡行为的互型理论透视[J]. 青少年学刊, 2025(6): 38-45.
- [21] 唐云锋, 钱露洁. 算法推荐、信息茧房与虚拟公共场域群体极化治理[J]. 中国治理评论, 2025(1): 149-166.
- [22] 曹东勃, 张万新. 当年轻人“梗梗于怀”, 如何倾听和引导[N]. 中国青年报, 2026-01-19(06).